

文学 通化论

栾 栋 著

La Mutabilité des littératures

《文学通化论》旨在强化文学的归潜、归藏、归化品质，启用辟文、辟学、辟思的研究方法，在他动、他性、他化中克制主体和本体的膨胀，以根学术话语和非圆一结构的化感通变，臻达通和致化的目的。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文学通化论

La Mutabilité des littératures

栾 栋 著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7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学通化论 / 栾栋著. —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7
ISBN 978 - 7 - 100 - 13004 - 2

I. ①文… II. ①栾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文学评论
IV. ①I2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42280号

权利保留, 侵权必究。

本书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
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立项经费资助

文学通化论

栾 栋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
ISBN 978 - 7 - 100 - 13004 - 2

2017年7月第1版 开本 710×1000 1/16
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4 1/2

定价: 68.00 元

栾栋学术简介

栾栋，字顺生，1953年出生于陕北子长的一个中医世家。受其祖父栾嘉荣、父亲栾耀华在中医理论方面的熏陶甚深。先后在栾家坪初小、栾家坪高小、子长中学读书，并在国内外7所大学经历了外语、中文、历史、哲学等四大一级学科的科班学习，获法国索邦第一大学哲学系人文科学国家博士学位。曾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。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“云山资深教授”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广东省师德先进个人，全国模范教师。在中国古代文学、法语语言文学、比较文化、哲学、美学等领域指导硕博士研究生。多年来沉潜于契合性的创新研究，学兼中西，术修多科，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、《国外社会科学》、《哲学研究》、《文学评论》、《世界哲学》、《学术研究》、《外国文学研究》、《中国文化研究》、《复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、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、《光明日报》，法国《内在和谐》、《普罗米修斯》、《新美学》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100多篇，出版专著《美学的钥匙》、《感性学发微》，译著有《黑格尔与黑格尔主义》、《美学》、《阿多诺：艺术、意识形态与美学理论》、《濒危的文学》，主编“人文学丛书”3辑，共35种；主编主笔《人文学概论》一部。先后主持国内外课题17项，获省部级奖励10余项。

谨将此书作为一瓣心香，
献给我敬爱的导师寇效信先生。

序

何天杰

我与栾栋先生交往已有十七个年头。前不久他告诉我,《文学通化论》最终脱稿,已联系好出版社。我是他的同行同事,而且也是其书稿每个章节的第一读者,可谓这部著作撰写过程名副其实的见证者。听到这部书稿即将付梓的信息,深感高兴。这是一项融通人文群科的成果,也是一部创制文学理论话语的力作,称之为沉潜涵养的思想精华和戛戛独造的学术佳篇,诚非虚言。这部书稿的出版是我多年的期盼,也可说是学界的福音。

栾栋先生出生于陕北的一个中医世家,幼聆庭训而浸淫于古籍。改革开放后师从研究《文心雕龙》的著名专家寇效信先生,攻读文学艺术理论,侧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。研究生毕业,旋即考取法国政府奖学金,留学巴黎索邦第一大学哲学系,得恣意吸取西学精华,获法国人文科学国家博士学位。这种学兼中西的知识结构和用志不分的学术修养,在当代中国并不多见。作为经历过国内外七所高校文史哲科班培训,并在五所大学有过执教经历的学者,他在中西哲学、中法语言文学、文艺学、比较文学、文明发展史等领域都是专家,而且在中法两国高教系统中都有教授资格。1999年华南师范大学引进栾栋先生之时,我是积极促成者之一。他虽到中国古代文学学科部,实际上其知识结构和治学领域远远超出了这个学科,让华南师范大学

文史哲教艺等人文各科都深受其益。能够引进栾栋先生是我这一生中最为快意的事情之一。在中文系由系改院之时，我拒绝继续担任院、系领导，而愿意与栾栋先生一起担负中国古代文学学科部的教研及管理工作，给栾先生做助手。

栾栋先生为人正派、谦和，他有刚直劲挺的一面，那是当他遇到歪风邪气之时。他也有温文尔雅的一面，那是在他与广大师生相濡以沫之际。他是一个潜心向学的人，文山会海极少见到他的身影。他是书痴，购书，藏书，读书，教书，写书，可以说他的生活与书密不可分。他治学严谨，文不苟且，不达创意不停笔，语不惊人死不休。读他的著述，恒感新意迭出，文辞精美，说是一种益人神智的享受，一点也不夸张。

《文学通化论》由六个部分组成，约三十万字，另有几个篇章被删除，旨在“熔铸学理，浓缩篇幅，节省成本，包括读者的时间”。其良苦用心，令人肃然起敬。这本书是他30年的心血铸成。理念设计可追溯到1986年。旷日持久的酝酿与撰写过程，成就了今日的规模。仅就其基本内容与方法而言，可用博大精深、体宏虑周概括，非我区区小序能阐发所有奥妙。这里只谈几点见解，或可为读者“导夫先路”。

如题目所示，这本书的大旨是论述文学通化问题。诚如栾栋先生所言，自古以来，中外学术研究都崇尚一个圆字。“圆通”（《周易》）、“圆道”（《吕览》）、“圆观”（《文心雕龙》），是学人所好。章学诚生前非常想写一本《圆通论》，但是最终未能命笔，可谓抱憾而终。西方的学统亦然，理念“洞喻”（柏拉图）、“螺旋”思辨（黑格尔）、“永恒轮回”（尼采），可以说逻各斯的追慕者也都仰仗这个圆一。栾栋先生讲“通化”并在《文学通化论》汲取了尚圆论贯通文学义理的优长，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导思想在字里行间随处可见，那就是突破圆一论的封闭性局限。他认为，尚圆贯一，循环往复，不失为人类思想史和学术研究的一个方法，但是其保守的中心牵制思维，遮蔽了文学天宇的无垠，忽略了场合启蔽的大气，辖制了解疆化域的功夫。因而《文学通化论》六部，最突出的一个精神要点就是通化性的人文

自然与原道性的自然人文，其文学思想令人过目而振聋发聩，反思则荡气回肠。

《文学通化论》不仅讲文学之化，而且讲怎么化。用栾栋先生的话说，文学之化，或者说世界文学的通化，是这个特殊时代的召唤，是人文天字的亮点，是文学德性的修为，也是学科建设的必然。文学通化，通于文史哲互根，化于天地人和合。作为文学及其理论变革的学术创制，《文学通化论》悬置了学界某些常见的理念、命题、术语，乃至思路，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思想和理论表述，诸如，文学非文学，文史哲互根，文学的辟思，他动，场论，归念；还如，解疆化域，化感通变，通和致化，人文櫟栝，等等。毋庸讳言，《文学通化论》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崭新的学术话语。值得敬佩的是他的学说不仅海纳百川，大气磅礴，而且惠风和畅，不损伤学界任何业内名人及其著述。其通和致化的品质，体现出了和而不流，新而不怪，创而不伤的学术气象。学品、文品与人品，于此浑然一体。

“文学非文学”是文学通化思想的核心命题。其中包含了文学是文学和非文学的悖论融合。文学是文学，吸纳了迄今为止关于文学性理论的大量优点。文学非文学，揭示了非文学元素的丰沛储存。由此展开了该命题的前提、基础、内涵、外延，揭示了一系列阐幽发微的透视点，诸如，兼他、兼在、是己、非己、迹进、迹退、他动、他化、櫟栝、归潜、归藏、归化等许多长期被遮蔽的深层肌理。“文学非文学”是一个悖论。悖论是推动西方逻辑辩证发展的核心机制。栾栋先生没有循西方逻辑演进，也没有按《周易》的元一论循环，他提出了“辟思”的学理。“辟思”是中国思想史中潜藏的学术瑰宝。中国古神话非系统的散点透视，中国甲骨文的蘖生性根芽，上古天地人神时与战国木火土金水的从“灵”到“行”的变化，孔子诗论关于兴观群怨孝忠识的多边辟合，庄子三言的契阔性换位，《周礼》、《说文解字》的六书擘画，凡此种种，无不蕴含着中国辟思的活性特点，即天女散花式的神思，众品交摄的櫟栝，六书造字的孳乳，唯道集虚的大气。至于辟思的自责、忏悔、反思、批评、秩序、开放、任命、罢免、趋通、辟谣等众多

义项，都已经深深地渗透在中国各类文化的血脉之中。还有，辟思在解析外国文学方面，也有其建设性的助推作用，如沉溺于理论疲软的法国副文学思潮，由此从辟文、辟思、辟学中找到了破解僵局的出路。栾栋先生培养的马利红博士，就是运用栾氏辟思理论，完成了其研究法国副文学流派的博士学位论文。（马利红博士的著作《法国副文学学派研究》，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。）

关于文学的定义问题，《文学通化论》有多元的解读，并有其独特的见地。引述其中几个定义是很有兴味的事情。比如，“文学是多面神，是九头怪，是互根草，是忧愤气，是星云曲”。这里的神、怪、草、气、曲，不仅是文学的多面之喻，而且是文学的多元之解，五个比喻解析了文学的异质同构与正负耦合。还如，“真正的文学是辟思的舒卷”。这个定义使文学的诸相得到了相应的观照。又如，“文学是自然的精神树，是人类的智慧花，可她也是社会的神经病，是历史的小疮疤。乐观一点说，文学是人类的救助站，是社会的养护所，是历史的康复园”。这几个看点，再次揭示了文学的多元性特质。还如，“好文学是归潜的反激”，“精到的文学是归藏的深呼吸”。这两个定义，将归潜归藏归化与文学非文学的本真，清晰地投射在理论的荧光屏上。另有，“文学作品是天地之气象，是人文之隐秀，是各种人文价值和思想情绪的凝聚”。诸如此类的文学定义，已经超出了司空见惯的文学理论，给学界提供了新的理解方式。就“文学是多面神，是九头怪，是互根草，是忧愤气，是星云曲”而言，如是定义开掘的不仅有文学诸相，而且还有关于文学本质及其多种特征的解析。《文学通化论》不仅提出了新的文学定义，而且深化了这些定义的内涵和外延，比如，在论述文学他化的篇章中提出了文学“三性”说（“性底性之根性，性连性之复性，性非性之他性”），在《文学天地》、《文学经纬》部分揭示了文学时空和文学谱系，在《文学启蔽》部分论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，评介了托多罗夫的文学思想变数，探讨了推动比较研究向高端冲刺的方略。这些篇章都涉及文学本质的展示过程，与整部著作的通化主题协奏共鸣。

《解本主》是《文学通化论》对现当代文学核心理念的解析。在栾栋先生看来，用他化方略解决文学性的自闭和被闭只是一个方面，现代性给予文学性的成败利钝，必须经由对现代性的化感通变予以解决。《文学归化论》就是这本著作给国内外学界的又一个贡献。其中《辨圆通》部分用辟解的方式理清了圆一思维这份人文遗产，《解本主》是对本体问题和主体问题的深刻的思索。古今中外汗牛充栋的创作和思想学说，都在追求核心地位和权力话语，“都想本这个体和主这个本”，文学疆域明碉暗堡块垒森严，背后无非掩蔽这个秘密。而吸纳“本主”沿革中的积极成分，扬弃文学“山寨”中的排他陋习，则是《释有无》章节的重点所在。毋庸讳言，仅此三点（《辨圆通》、《解本主》和《释有无》），作者的笔触已经洞穿思想文化中的几个暗点和盲点，也揭示了中外文论吃紧处的相关局限和弊端。其眼光之犀利，理论之宏通，表述之独特，都让人过目难忘。

《文学通化论》对唯我论的批判入骨三分：“人类社会深受‘我’主义的荼毒，在经历过两千多年的‘本主’演义和二百多年的‘主本’狂潮之后，建构‘我非我’的谦和文化成了人文归化的大课题。”其鞭辟入里的分析一如警钟长鸣：“近代以降，在逻辑和实际的结合处，重‘本’贵‘主’属现当代的常态。在思想与人性的纠葛中，爱‘有’佞‘在’乃中西学的通病。本体、本位、主体、主导、本质、本领、存在、存有……，权力及其话语是这套思想的有得性主线，私欲连同霸权是这种符码的无意识底蕴。”正因为如此，栾栋先生对重玄思维的倡导尤其发人深思。为实现无我执、无他执和无无执，他非常用心地汲取重玄的思维精髓：“玄，我自黑。玄，我处静。重玄，无处成光热。重玄，静中孕翕动。重玄，是将自己的能量经归潜而给予这个待净化的世界。重玄，是以自己的虚怀实现归藏乃至归化的无我境界。重玄，是归藏之‘无凝’而聚合为玄变之化。无无，不执之至也。无无归化，即以自己的归潜、归藏、归化完成超乎自己、也超乎他者的世界变数，是以唯道集虚的重玄契合思想与现实的交互改造。”换个说法，重玄就是心物、人己、生死等大千世界的互根性交织，是隐秀、启蔽、明夷等人事

物理的他化性出没，是时空、宇宙、成毁的错综合性投掷，是彼此、是非、善恶涤除玄鉴的现实性节点。三归是其经由重玄思想的一次次无无化。

众所周知，举凡进入无无化思想的理论建设，往往有一个重大的难题，即容易与现实脱节。但在《文学通化论》中，栾栋先生对古来文学的现实关怀非常体己，对我国革命文艺的历史性肯定让人信服，对西方否定社会主义文艺包括苏联文艺的话语，持一种有保留的观瞻和通和致化的剖判，对国内外文学艺术的当下状况也十分上心。为了压缩篇幅，他把自己关于中外文学作家作品的评论删减了五万多字。在理论创新的大端，他充满了现实精神。在文思情志的细处，他绽放着正气价值。在倡导归潜归藏归化的文根文品之时，仍然处处让人看到他对作家、作品、读者的深情厚爱。在慎终追远的思想过程中，他时刻不忘其理论的可读可解问题。作为文学科班出身者，其行文充满情采；然而炼字瘦句的功夫一如中医家学的用药处方，辨证施治，不扬枝蔓。也因其所受严格的哲学培训，他的文思难免高蹈，但是细心的读者会看到，其苦心孤诣，不仅力求把每个观点阐发明白，而且对每个创新“思想丛”都不失时机地增加个案篇章。关于中国国歌，庄学研究，辟文辟学辟思，法国文学他化，中外文学交流，《文学通化论》均有理论思索与个案言说相结合的展示。一本理论著作，让人开卷而爱不释手，当与作者的知识结构、思想深度和替读者着想的写作态度息息相关。

《文学通化论》提出了文学的他动问题。自古以来的文学理论，在思想深处无不是“我中心”压轴，在骨子里原本为“我主体”促动。西方20世纪的有些学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如勒维纳斯提出了“他者”观念和“尊重他者”的呼吁，但是“他者”是谁？宗教的上帝？抑或言说者所面对的任何一个人？勒维纳斯陷入了一个怪圈，要想赋予他者无限的或巨大的权力，既不完全可能，也不十分可取，因为“他者”权利的无限放大，“他者”也会作祟；如果将“他者”自由推到极点，他者也会狂妄。有鉴于此，《文学通化论》接着勒氏的“他者”，提出他动的节点，落实他化的生机。“他动，尊重他者现实之在，是‘主体’留白；他化，约束他者可能之过，是文德去

戾。众所周知，行动比宣言更具真实性。他动，动起来，他是什么品格，就会逐渐显露出来。他化，化过去，他的此刻权威，便也很快淡为平凡。”因而，他动是辟文学的换位思考。他化是通化性的文学解放。这样的一种运动，开放的是真正的文学之场，消解的是文学自身的任性之弊。

早在几年前，《文学通化论》已经完稿成型，我以为不久即可出版。栾栋先生却说不急，他还要做通俗化的加工，即调整用语，补充导言，尽量简易化，目的是为了强化可读性。他拖延出版的种种原因当中，包括有一位专家的意见——“我读不懂栾栋写的东西”。这个批评引起了栾栋先生高度注意。记得有一年他在申报国家课题时，在提请“回避”专家一栏中，清楚地注明：“如有可能，请‘读不懂’本人著述的某某专家做盲审评委。”我为之震惊，这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啊！“是的”，栾栋先生的回答说，“一种创新的学术著述，还是多被挤压几次为好”。与他相处多年，曾在他的带领下多次申报国家项目。他的前期成果都很扎实，但是所申报课题却一次次被淘汰。更荒诞的是他自拟题目的申报书被淘汰，其选题却于次年出现在国家、省部级课题申报指南上，并被别人拿走。这种事情出现过4次。最有趣的是他连续几年不断推荐的一个重大选题上了国家项目指南，于是以2部书稿、29篇在国内外权威和核心刊物上发表的切题论文为基础去申报，而他这位“课题之父”终了又被边缘化。

我就此事而深感愤慨。他却为之开心，说了一段让我非常难忘的话：“作为一所大学研究机构的带头人，我必须像篮球运动员一样，做规定的投篮动作，即带头申报项目。课题申报能否获批，则不必太介意。我能为国家科研提供某些指南选题，让别人做也是好事。而今申报和完成课题成了一片闹哄哄的台上角逐和台下过招，怎么能宁静致远和戛戛独造呢？学者不能热闹，热闹了大概也就快完了。我坚信这一点。”上古以至民国学者没有高科技传媒，潜心治学是常态。而今学界有许多动辄扬声朝野的工具，与会、见报、登台、出镜，话语权的诱惑无所不在。学术与文化活动不同。文化活动需要权力运作和运作权力，学术则要甘于寂寞，静水流深，至少应有一点矜

持。康德一生没有走出过他住的那个小镇，成就了三大批判的宏构伟制。当今之世，古人的写经精神消失了，但是作为一个学者，对自己约束一点，对学术有一点敬畏，还是应该的。他说得有道理。古今优秀的学术成果，有多少是做项目做出来的？我曾经问他，概而言之，国内有多少学者与你一样？他说比自己强的学者多得是。他一口气举出一大串。

孟子说研究一个作品，要“知人论世”。我为《文学通化论》作序，自信是“知人论世”之举。

栾栋先生有自己的座右铭：“静悄悄，沉甸甸，乐陶陶。”这九个字是典型的夫子自道，披露出他治学的坚定信念和无限乐趣。

《文学通化论》只是其作品之一，他在国内外多年的学术积累，让我有更多的期待。据我所知，栾栋先生尚有7部积压在箱底而不愿很快出版的书稿，涉及人文学、美学、文艺学、比较文学、比较哲学、伦理学等学科。说实在的，我们经常听到关于学术腐败的议论，但是类似栾栋先生这样沉潜涵养的学者毕竟不是绝无仅有。石在，火是不会绝的。写序过程我有这样的感受，我们这个国家的学术界还是大有希望的。

2016年4月19日谷雨节候

于广州天河高教新村

前言

就人文演变的契机而论：当今人类置身千载难逢的历史大变局，全球浓缩为一个村落；学理濒临分久必合的学术新转折，群科汇集如百川归海；文学介入亘古仅见的人文总枢纽，太空入怀似六合洞开。文论期盼不负时代的思想大方略，一多难题在通和致化。拙作《文学通化论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出。

从 20 世纪中叶起，国际学术界就有不少思想家已经在做着全球化的思索。他们对文学的跨学科钻研，正是自觉不自觉地为了文学通化思想的腾飞而积聚着突破性的能量。然而，洞察纤细且包举环宇的文学理论仍然付之阙如。在这样一个前无古人后待来者的绝佳时刻，中国学界应该做点什么不言自明。《文学通化论》的宗旨，就是尝试因应这样一种历史使命。

作为文学原理的创新研究，《文学通化论》要回答的是如下挑战：如何继承和更新华夏的文论传统？如何走出比较研究汗漫类比却比而不洽的局面？如何调谐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裂隙？如何熔铸西方近百年来的后现代思想资源？如何贯通中外人文学术？文学的通化求索是化解这些问题的深度尝试。

通俗地讲，文学通化探讨是对文学向史学、哲学、语言学、人类学、教育学和宗教神学等相关领域化感通变的创新性开拓，是文学研究突破自身局限，回答交叉研究召唤和应对“他化性”趋势的积极举措。作为辟思性解读，文学通化研究是对“文学非文学”问题的缘域性剖析。“文学非文学”

的命题揭示了文学的重大变数。它概括了文学由来已久的“文学性”，诸如人性的诗意表达，审美的集中体现，语言的艺术展示，个性的自由吟唱，等等。它也包含着文学潜移默化的多种因缘，如天地人三才的契合，人文学群科的互根，文学归本的道化，文学他化的迷思。“文学非文学”的命题，是一个提挈了文学是与非的多元性学术透视，举凡古代文学、世界文学、国别文学、分体文学、女性文学、诗学等已入文学谱系的基本观点，悉数囊括其中，对于副文学、亚文学、次文学、泛文学、反文学以及各种超乎文学传统属性的他性异类也做了多面观照。当文学的旧概念在文学变局面前捉襟见肘之时，“文学非文学”不啻提纲挈领的把握，而文学通化思想就是对“文学非文学”命题的通透性解答。它解析了文学多面神的风采，九头怪的狰狞，互根草的潜质，忧愤气的激发，星云曲的深邃。它论证了文学性底性之根性、性连性之复性、性非性之他性的博浩。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在逐渐地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

文学旧业，其命维新。文学通化，化境通神。通化属通和，尊学科且化其科；神思触通化，含通变而深乎变。通化含通变，因此能够汲古无闷，盈科而进，原道知反；通化深乎化，故而可以启蔽场合，通和致化，吉祥止止。通于和，和实生物，月异日新；化于科，举一反三，触类旁通。文学的本原在他，“他缘”、“他适”、“他辞”，三他乐天知命，其关键在于他动；文学的本根在界，“临界”、“零界”、“领界”，三界各有风致，在根本要能化界。他动，促使“他者”的独尊得以自律、矜持、自重；化界，能叫“我执”的心态进入虚己、破一、场合。文学的本能在归，“归藏”、“归潜”、“归化”，三归逆旅以还家；文学的本色在辟，“辟创”、“辟合”、“辟化”，三辟开合而相兼；文学的本命在化，“化他”、“化物”、“化己”，三化与道会通。根本性的寻绎和创造性的求索，是本书孜孜不倦的用心。

这部书稿共十九章，约三十万字。通化是贯穿整个文本的基本思想。质言之，本书对文学本根、本真、本色有深入浅出的解析，对文学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有原始要终的思索，对文学命运、原理、方法有穷通变久的辟解，

对文学是己、非己、超己有与道俱化的体悟。《周易》讲“通转”，刘勰讲“通变”，章学诚讲“通义”，我讲“通化”。“通化”与“通转”、“通变”、“通义”的不同之处在于三个变数：一是文学是非的“源头化解”；二是文学境界的“舍得看点”；三是文学精神的“通体开放”。文学“通化”者，“文学非文学”化感通变之谓也。古希腊人讲逻各斯，近现代欧美泛逻辑，后现代思潮反逻辑，我们讲通化，倡导的是一种“场合”。“场合”与逻各斯、泛逻辑、反逻辑的最大区别在于三辟通和：一是辟文的缘域启蔽；二是辟学的唯道集虚；三是辟思的化感场合。文学“场合”说，是“文学非文学”通和致化之别解。辟乃合，学术有聚焦以门户开放；通其化，文学无町畦而变数横生。辟解性思想与逻各斯理念，在文学命运、文学是非和文学造化问题上展开博弈。通化性心态和集虚性场合，于中外比较、人文创新和全球祥和诸方面投石问路。场合有气象，博弈无套路。有象以化感，无路则辟创。通和致化的视脚正在于化感通变之中。化感通变的本意蕴含着抛砖引玉的深衷。

以人文做根基，势必沉潜涵养，钩深致远；以学术为职志，自须不畏艰苦，上下求索。在人类文明的转折点上，我辈自当逆势把脉，继往开来，领悟文学造化，櫟括文论寰宇，重整审美时空，别开学术生面。从学术话语和言说风旨来讲，《文学通化论》是在尝试华夏文论的大尺度熔裁，是展开人文思想的高难度冲刺。其中有浓郁的中国元素，华夏文化的精气神，在字里行间有所涵括。其中有活泼的外来因子，异国他乡的教科文，经改造制作而推陈出新。拙著尽力包蕴中国的人文原色，丰富的传统思想在其中启蔽归藏。笔者绝不排斥西方的学术成果，大量的巨型话语经熔铸而别出心裁。在笼罩群言和截断众流的方面，笔者坚持兼收并蓄，即便对有争议的观点，也避免偏取偏择，力求会通彼此，旨在有情有义。在学兼群科和融会贯通的焦点，拙著行文不取福柯所说的“权力话语”，对于不得不做的非常性表态，均出自逊进逊退的本心，恪守不中不西，哪怕不新不旧。如果说比较研究的天秤倾向了中西学的某一边，那是因为行文处于那样的义理节点，持中守正的衡量应须念兹在兹。如果说拙作不乏创见且思想风发，那是因为主题为天

道人道所召唤，文笔被情理事理所驱使，舍此不能无粘无滞，无挂无碍。学界友人读过部分文稿者，或赞美观点新颖，戛戛独造；或诧异立论罕见，行文奇谲；也有“读不懂”，“怪文章”的批评指点。创辟不易，出新实难。苟利人文，何患其他。知我，罪我，褒贬皆耳顺，功过安足论。

如果说全球“一体化”迫使每一个体和每个民族都经受着凤凰涅槃般的考验，那么笔者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，交出的是文学通化的思想答卷，而化境则是凤凰涅槃精神的另一种表达。这本书稿的撰写持续近三十年，自2004年进入整合阶段，笔者独守书房，出行止于学堂，几与学术集会隔绝。在这个信息和欲望席卷时代的时代，虚静成了不可多得的奢侈行为。足不出户而知天下，是命运之神对当今文化人的恩赐，也是淡化名利者坐井观天却又可得天独厚的补偿。书稿付梓，算是给社会的一点报答。不求“文果载心”，也不求“余心有寄”，至于其高下精粗，一任读者品评。历史自会给每个文本做出不留情面的裁决。